

澡堂

ZHENG SHI FU DE ZAO YU

郑师傅的遭迁

崔雁荡



封面设计：陈兆祥

插图：王惟震

郑师傅的遭迁

崔雁荡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787×1092 1/32 5印张 73千字

1963年12月北京第1版 1978年8月北京第5次印刷

书号R 10056·307

定价0.30元

内 容 提 要

郑立人师傅是一个浴池的修脚师傅，在旧社会过了半辈子。他童年时家在农村，被地主马六害得家破人亡，被迫逃到北平去当浴池学徒。可是，他在城市里又看到了资本家怎样残酷地剥削压迫工人，怎样榨干了他师傅的血汗，然后把他师傅一脚踢开。他自己也受到了种种迫害。他才懂得还有资本家、汉奸、国民党特务、恶霸、地痞，都和马六一样的压在穷人头上。

解放前夕，郑立人一家几乎活不下去了。

解放后，党给郑立人治好了病，他的修脚技术受到重视，被脚病患者称为大夫，被医院聘请去传授经验；他成了共产党员、先进工作者、新中国的主人。

目 次

第 一 章

姐姐秋红	1
荒年	13
自卖自身	20
家破人亡	28

第 二 章

赵爷爷	32
第一次当学徒	44
岳大叔	54
栽赃陷害	61
砸坟	66

第 三 章

学艺难	79
我拜上了师傅	88
赶走了师傅也赶走了徒弟	96
天桥卖艺	108

还是活不下去.....	118
-------------	-----

第 四 章

什么都变了.....	129
------------	-----

“郑大夫”.....	139
------------	-----

讲课.....	147
---------	-----

第 一 章

姐 姐 秋 红

我是河北省定兴县张各庄的人，名叫郑立人。我小时候，也有个家，有爹，也有娘，还有个干姐姐。

一提起我的这位干姐姐，我的心就象刀剐似的，好疼啊！

她比我大两岁，名叫秋红。在我们村的那么些姑娘里头，数她最聪明，也数她长的最俊。她性情刚强，又懂事，又有主意，连有些小伙子，都比不上她。

她九岁那年，当村的地主马六，想霸占她娘，害死了她爹，把她娘逼得跳了河。我爹跟她爹有几十年的交情。眼看马六还要把秋红姐姐卖给城里财主当丫头，抵她爹欠的债，我爹一狠心把我们家几辈子靠它活命的三亩地卖给马六，替她爹还了这笔“阎王帐”，把姐

姐由虎口里夺了回来。我娘没埋怨爹一声，拉过姐姐，把她搂在怀里，娘儿俩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。打那时候起，娘就把秋红姐姐当成自己的亲闺女抚养。

爹本来学的是剃头修脚的手艺，早先也在北平的澡堂子里干活，因为修脚的功夫特别好，在这一行里有点名气。但是一来他年轻时候脾气耿直，见了不公平的事，常常忍不住要出头讲理；二来又不会巴结奉承掌柜的；所以在我三、四岁的时候，他硬给那些老板、大爷们整治的没法干下去。后来，我爹一赌气回家种地，丢了这行手艺，连一套修脚的家伙也卖了。马六逼死了秋红姐姐一家两条性命，又抢走了我们一家三口的“命根子”，现在我们家有四张咀，可是三亩地已经没了。爹说：他就是死也不去求马六，佃他的地种。爹又跟娘说：凭自个的手艺，就不信会饿死人。他就是拚了老命，也要把我跟秋红姐姐拉扯成人。于是，爹求亲告友，托人从当村孙二狗名下，借了三十块现洋，买了一付剃头挑子和一套修脚家伙。风里来雨里去，成天串村赶集，又要起手艺来。

爹的手艺真不赖，很快在方圆几十里的地面上有了名声。但是，那年月，乡村里的穷人们，花七、八个铜子剃头都得仔细算计，要不是鸡眼、脚疔痛的钻心，不能下地干活，谁又舍得花半吊钱①修脚？爹成年辛辛

苦苦，也只能勉强凑合着养活我们一家人。借的三十块钱，几年了总是还不上。光那六分利，每个月就得给人家一块八毛。孙二狗已经拿了我們上百块利钱，可我爹还欠着他三十块。

爹的生意不好，又搭上娘成年累月的闹病，尽管她一见爹给她买药就不愿意，唠叨(láo-dāo)个没完，爹还是得挤出钱给她治病。家里做饭、缝穷补烂的活儿，都落到姐姐一人身上不说，她还得带着我，抽空儿去捡柴打草。捡来的柴草除了自己烧用，剩下的卖两、三个铜子，就补贴家里零碎使用。

从我十三岁那年起，我们卖柴草要是多得几个钱，姐姐就每次都要扣下一些，也不知道她都藏到哪里去了。我以为她是偷着给自个留下的。有一天，乘她下河边洗衣裳，我故意不跟她去。等她走远了，便把这事告诉娘。娘听了，顺手打了我脑袋一下，骂我说：

“哼，你人不大，贼心眼倒不小，居然冤枉起你姐姐来了！那是她攒(zǎn)着给你念书用的。”

“哎呀，叫我念书？”

“可不是，姐姐有打算。她说：穷人也得认字，别一辈子受人家的气。”

① 民国初年，北方农村里一吊合五十个铜子。

我这才明白姐姐那一片好心，恨得捶了自己几下，飞也似地跑到河边，两手从背后搂着姐姐的肩膀，就对她叫起来：

“姐姐，你真好！”

我使的劲太猛，差点把她推下河去。姐姐往后一坐，稳住了，才转过身问我：

“怎么了，你？干巴猴儿！”

我从小长的又干又瘦，个子也矮，可有股子灵活动，说象猴儿，倒也不差。不过，姐姐这么叫，我不在意；要是别的孩子们瞎叫，我可轻饶不了他们。

“看你跑的这个喘劲！有事么？”姐姐又问。

我拉着她的手，心里好些话，可不知道从哪儿说起，只打心眼里觉着：天底下不管谁的姐姐，也没有我姐姐好。我不由地又说：

“姐姐，你真好！”

“你今天怎么了，立人？”姐姐摸不着头脑，又问我。

“姐姐，我真的也能念书么？”

“为什么不行？难道人穷连书也念不会？”

“不是。”我忙说：“姐姐，咱们念得起吗？”

“要钱，咱们攒。一天攒不够，两天，两天攒不够，三天！一年还不成，就攒他二年，三年！”

“姐姐！”我说：“我往后也多捡些柴火，多割草；咱



们多多地攒点钱，你和我都去念书。”

姐姐摇摇头，拿起石头上的衣裳跪到河边，一边洗着，一边低声跟我说：

“弟弟，傻孩子！我哪有这个福分，能巴结你念几年，就是咱们穷人家的造化了！”

她眼睛里满是泪花，滴滴都落在河里。

就这样，姐姐打定主意攒下了一点钱，第二年，就把我送到阎受禄老师的私塾去学认字。

阎老师的私塾，和学校不一样。他是现买现卖，就和做买卖似的，凭铜子教认字。一个铜子四个字，你给，他就教，不给，别想他教你一个字，连听都不让听。不知道姐姐想了什么法儿求他，他竟然破例减价，收一个铜子教我六个字。

我每天天不亮就上他家门口蹲着，等他开了门，头一个进去买字。买回六个字，到家我就教给姐姐。我得意地说：

“姐姐，咱们一个铜子买了他十二个字了。”

姐姐见我这么记挂着她，特别高兴，字学得快，干起活来也更带劲了。

娘精神比较好的时候，姐姐又叫我把认得的字念给娘听，她自己也小声跟着念。娘听了，满是皱纹的脸上，也透出一丝苦笑。娘这一辈子，没过着几天宽心日

子，这些年来，更是难得看见她有点笑容。姐姐见她听得心里喜欢，有时候，一天的字会叫我连着给娘念好几遍。

我们家的日子越过越难，爹又犯了心口痛的病，他的脾气越发沉闷起来，成天不说话。回家来一个人唉声叹气地往炕上一躺，连娘也不管理。有一天，我们刚吃完晚饭，忽然马六的管事侯七闯了进来，一双小眼睛四下乱扫，又死盯着正在刷碗的姐姐。好一会，才转过脸向爹把咀一咧，算是打了招呼。然后，他假装正经办事的神气对爹说：

“老郑，我们东家这些日子闹脚气，听说你是祖传的手艺，特意叫我来找你辛苦一趟，去给捏捏脚。只要给六爷捏舒坦了，他一高兴，还不赏你块儿八毛的！”

爹往炕沿上磕了几下烟袋，淡淡地说：

“听他们瞎说！祖辈干过这一行是真的，我可就只会修脚。我治不了六爷的脚气。”

侯七听了一楞，接着，哼了一声，甩下袖子掸了掸他脚上那双鞋，不紧不慢地说：

“老郑，对着真人可别说假话！依我说，你还是马上跟我走一趟的好。”

娘也劝爹说：

“他爹，你就去一趟吧，要不然……”

爹看了看娘，又看了看我和姐姐，一句话没说，拿起修脚家伙站起来就走。侯七跟上去，临出门口，又凑到锅台边，歪过脑袋看了看姐姐的背影，奸笑着说：

“姑娘，真长成大人啦！”

姐姐一扭身走到娘身边。我正抢上一步去关门，娘叫我快跟爹去，怕夜里黑灯瞎火的，把爹摔了。

到了马六的大宅子，进了两重院子，才到正房堂屋。马六正歪在一张罗汉床上，一双脚泡在红漆木盆里，床边一个丫头替他装烟，地下还蹲着一个丫头给他洗脚。

侯七抢上前几步，又是点头，又是哈腰，说：

“回六爷，老郑带到啦！”

马六抬了抬眼皮，似笑非笑地说：

“来啦。听说你手艺还过得去，我这脚痒的难受，那就辛苦辛苦吧！”说着他忽然一眼看到了我，就问侯七：“这小子哪来的？”

“老郑眼前的……”

马六把手一扬，说：

“带他到下房去，去，去……”

我给带到²一间小屋里。在墙根蹲了好半天，还不见侯七来叫我。我耐不住了，便偷偷走到堂屋的窗户

眼前，贴着玻璃往里看。我看见爹就站在罗汉床跟前，一脸怒气，可是紧低着头。只听马六气冲冲地在数说道：

“你可别不识抬举！我这是瞧得起你才和你商量。这可是为你好。我叫秋红来，不过是干点零碎活，每月还给她两块钱工钱，你不单省下养她的钱，还要落下钱，天底下哪儿找这个好事去？再说，你欠的那三十块钱，也是人家转借我的，秋红过来了，我说声不要，这笔债就算都清了。你还想个什么？”

爹还是不做声。我一听，他要讹秋红姐姐顶债，就再顾不得什么了，一脚蹬开门，扑到爹身上，对着马六嚷道：

“爹，咱们走！”

爹趁势一把抓住我的手臂，故意喝道：

“小孩子瞎闯什么？还不快跟我回去！”说完拉起我就走。

我跨过门槛，就听见马六在背后把床栏杆拍的山响，狼嚎似地叫着：

“姓郑的，好！你敢顶撞你六爷，过不了三天，我叫你坐牢！”

爹硬挺着腰板，放开大步，不回头，也不看左右两旁，一口气冲出马六家大门。一路紧紧地攥(zuàn)住

我的胳膊。我的胳膊给攥的生痛，我也不敢喊。转过了马六家的院墙，爹忽然松了手，身子猛然一歪，几乎倒在我身上。我连忙双手扶着他，两人踉踉跄跄，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家走。

路上，爹一言不发。快到家门口了，他突然站住，对我说：

“立人，你也不小了，这事就让爹和你知道，可不准你告诉你娘跟姐姐！说什么，咱也不能把你姐姐送给他去糟蹋(zāo-tà)！”

马六哪里肯罢休，他用四十块钱从孙二狗名下，把爹的借据弄到了他手里。派侯七天天向爹要这笔帐，说是一月内不还清，就要爹上法院去交代。

爹知道刀把子在人家手里，和他斗不会有好下场。只好又卖了剃头挑子，典了铺盖褥子；在左右邻舍里和这个借几毛，跟那个凑一吊，好歹弄了二十四块钱；可是，还差六块钱怎么也凑不上。爹气得一个人在屋里跺脚，骂自己没用，受地主这种窝囊气。姐姐这些天，多半知道了怎么回事，爹不说，她也不敢问。这会儿忽然掀开门帘，满脸是泪，双手托着个小手巾包，里头是攒给我念书的几块钱，捧到爹面前，对爹说：

“爹，还清他的，他掐(qiā)不死咱们！”

爹猛然也流下了眼泪。他站定了，也用双手颤颤抖抖地接过来姐姐手里的钱，一字一句地说：

“好闺女！爹领你这份情了。”

爹还了债，马六暂时没什么举动。可爹经这一气一着急，再加上卖了剃头挑子和修脚家伙，手艺也要不成，家里的生活难上加难，他一病就躺倒了。

姐姐一人挑起了一家四口生活的担子，她一天到晚手脚不闲地捡柴拾草，替人家缝缝补补，推磨推碾子，好容易弄来点糠皮豆渣，给一家人活命。

她怕爹娘心疼、着急，硬挣扎着不肯说一声苦，总是拿笑脸对着老人。只有在她睡着了，才听见她在梦里不断声地啜泣。

她怕我扔下认字，又前去恳求阎老师，每天赊六个字，等爹病好了，由她来还。难得那阎老师，这回居然破例答应了我姐姐，每天还教我认字。可是这时候，我哪里有心情认什么字。眼看姐姐也跟爹娘一样，一天比一天瘦下去，我觉得家里就剩下我一个男子汉，总不能老累她一个人。我就成天拿话和她闹，要她答应我去扛长活。她总是说：

“哪有十三岁的长工？再说，爹也不让你给地主干活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！”

我气了，朝她嚷道：

“怎么？你就认定我干不了？我走，我自个到外边找活去！”

她见我脸红脖子粗地认真和她闹，就笑了，说道：

“瞧你这干巴猴儿，这会儿简直成了要打鸣的小公鸡了。敢不听姐姐的了？”

其实她见我老和她吵，也早存了心。当村本来还有一个她远房的姑夫，人好怕事，偏偏马六也把他跟前的独生闺女，骗卖到天津去了。现在只剩下老头孤孤单单一个人，家里还有两亩瓜园，实在照应不了，想找个帮手又请不起。姐姐知道这事，就和他说了叫我去。他知道我爹是正派人，答应我去，先管我吃饭，等瓜收了，再算点工钱。我一听姐姐说，站起来就拉她走。姐姐说：

“忙什么，也得先告诉爹呀！”

打我十四那年春天，我就上她姑夫瓜园里干活去了。姑夫待我象自己孩子一样。我要帮他打轱辘(lù-lù)浇水，他总是不肯。后来，我就背着他练，等练的有个模样了，叫他来看，他才答应了，还夸我象个把式。

那一年，瓜菜都收的不错，姑夫给我算了工钱，又给我缝了一套老土布的小褂裤，还三天五日的让我捎